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五

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十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

侍子

師古曰為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鄧音質

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

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即李延壽也
一姓繁音蒲河反

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

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

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

師古曰飭與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

師古曰帥舉謂公卿

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

燕見紬繹以求咎愆

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

端緒也韋昭曰繹陳也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

師古曰造至臣也音千到反

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

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

則庶徵序於下日

月理於上

師古曰庶衆也徵證也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

師古

曰如若也般讀與盤同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

六極至

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凡災異之發

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內

師古曰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二者同日俱發以丁

寧陛下

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

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

師古曰厚猶深

也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

師古曰志在閨門謂

留心於女色也錯
置也音千故反

婁失中與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歟下皆類此

內寵

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

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

傾國家或亂陰陽

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

昔褒

姒用國宗周以喪

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禍

閭妻驕

扇日以不臧

師古曰閭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蕭該音義曰劉氏曰

閭音淫該按毛詩作豔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師古曰周書洪

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

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

師古曰方內四方之

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

師古曰損減也間讀曰閑勞憂也

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

師古曰

古笑

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

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

不當天心也一曰天不祐之不歆享其祀也虞與娛同應劭曰享呼庚反

起居有常循禮而

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

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

也然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

共

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以往繼業嗣立之王母過欲於酒母放於田獵惟宜正身恭已也共讀

與恭同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

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

○宋祁曰南本無致字別本作之所慎也

昔舜飭

正二女以崇至德

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謂堯以二女妻舜觀其治

家欲使治國而舜謹敕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敕同

楚莊忍絕丹姬以

成伯功

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師古曰丹姬

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

釋非本實也
伯讀曰霸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

社稷以傾

師古曰解並在五行志

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

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

得秩進各得厥職

師古曰秩次也以次而進御也

以廣繼嗣之統息白

華之怨

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國人作此詩以刺之永言此者譏成

帝專寵趙

昭儀也

○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

許班之事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

未當有趙

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

師古曰與

以

昭儀也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

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

惟司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寵嬖而為官也遠音于萬反父讀曰甫

未有閨門治而

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

帝命惟允

師古曰龍舜臣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

命惟允允信也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

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

孟康曰左右尚

書官也齊栗言其整齊萬事常戰栗謹敬也

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

師古

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一曰常任使之入此為長也

皆使學先王之道知

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教戲驕恣之過

師古曰孚信也

則左右

肅艾

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乂乂治也

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

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

未有

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師古曰枉曲也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

治簡賢違功則亂

師古曰簡畧也謂輕慢也

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

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

師古曰程效也

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

師古

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潤積漸之深也比音頻寐反

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

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

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

師古曰艾讀曰又其下亦同

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居官者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

又

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傑治能

之士並在位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未有功

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

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處所離

遠相制之道微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荆揚雍梁幽并營也

而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

析者

師古曰呼
音火故反

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

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

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

師古曰親
謂愛養之

平

刑釋冤以理民命

師古曰
釋解也

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

稅毋殫民財

師古曰殫
盡也音單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

踰時之役

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
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時

不患苛暴之政不疾

酷烈之吏

師古曰言
免此疾患

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

師古曰堯遭洪
水故云大災

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

師古曰周書
無逸之辭也

懷和也保安也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

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

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

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考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

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敬而修德

以禦災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師古曰享當也上帝不豫師古曰豫悅也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

晉灼曰疏遠也

是循不享之迹

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

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

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

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

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

師古曰角竟也宋祁曰竟疑作競

欲末

殺災異滿譫誣天

師古曰末殺掃滅也滿譫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反譫音來宣反○蕭該曰

滿調或音漫

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秦拔樹

折木

師古曰從甲至巳凡六日也

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

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

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

師古曰言任用之授以權也

陰欲

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之患

師古曰粥音弋六反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

革之警

師古曰晏安也

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

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

師古曰盤互盤

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

骨肉大臣有申伯

之忠

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

洞洞屬屬小心畏忌

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謹

也洞音動屬音之欲反

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

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

霍禹也

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

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

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檻猶開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宋祁曰蘇林曰濫汜也淳音作檻閉也晉灼曰於義蘇音是該案蘇濫汜者字林曰濫汜濫也濫音力暫反如淳曰檻閉者字林曰檻籠也

一曰圈也丁斬反又力甘反宦官或無宦字顏注文開字越本作閉竊恐陛下舍昭昭之

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

師古曰舍謂留也晻字與暗同又音

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次下亦同

重失

天心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不可之大者也

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

陛下即位

逶任遵舊

○宋祁曰逶或作委

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

乎東方

師古曰較明貌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

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

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

各有占應相

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與讀
曰歟

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

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

師古曰已

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

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

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

周普也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

尚未足也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

毋避嘗字

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

劉奉世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

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母論年齒推法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

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

母非有賤也

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

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

者廣求於微賤之間

師古曰直當也今音力成反

以遇天所開右

師古

曰右讀曰佑佑助也

慰釋皇太后之憂慍

師古曰釋散也

解謝上帝之譴

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反

陛下則不

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

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

身關策不及事已

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

疏賤之臣至

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

師古曰間音居

覓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

使臣敢直言也

師古曰右讀曰佑

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

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

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

由至

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

以示腹心大臣

如淳曰永為鳳言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

腹心大臣以為

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以為誠天意也

○宋祁曰則字姚本

即改作

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

師古曰從讀曰縱

唯陛

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千人

○宋祁曰姚本改千作十

永與杜欽為上第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

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

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

永斗筭之材

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筭音所交反

質薄

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

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介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

也進將軍說其狂言

師古曰說讀曰悅

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

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

師古曰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入皮膚

至骨髓言其深也

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愬兄覆育子弟

誠無以加

師古曰察明也愬智也

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

師古

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蒙面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

齊

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

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

賢者齊湣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栗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

知氏孟嘗猶有

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

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

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

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

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邨其下亦同敬賢下士

樂善不倦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

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系親

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系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

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

師古曰言萬分之一

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

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

是則車

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

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

師古曰太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

闔

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

師古曰參小詳其事

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

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

師古曰擁持也

可謂富貴之極

○宋祁曰之疑作至

人臣無二天下之責

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

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與攷同執

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

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

師古曰章明也

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

重任久享盛寵

師古曰篤厚也享當也

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

參天今已過期

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

尚在

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

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

為司馬以疏間親自以位過故以太白喻司馬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

熒惑角怒

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

○宋祁曰常字下疑有道字

守尾變也意

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

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

剛克言人性沈密而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

所執不彊不廣用士

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

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忤於音故以斯言自救解

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

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

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

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

書問永受所欲言

師古曰永有所言
令尚書即受之

永對曰臣聞王天

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

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

師古曰如若
也有即上聞

則商周不易姓

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

師古曰迭音徒結
反更音工衡反

夏商之

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師古曰凡在
道路行者也

晏然自以若天

有日莫能危

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

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

陛下誠垂寬明之

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

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

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

姓之象也

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

龍陽德由小

之大

師古曰言因小以至大

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

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

處也

師古曰處謂斷決也

元年九月

○宋祁曰元年當作去年

黑龍見其晦日

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

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

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

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

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

是信是使

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

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

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音呼悅反○宋祁曰說文曰威滅也從火戌聲火死乃戌陽氣至戌而盡音許滅反姚本能作寧注文盛作熾易曰濡其首

有孚失是

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

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

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

師古

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

與事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詩曰懿厥憇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

師古曰大雅瞻卬之篇懿美也憇智也言幽王以憇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

梟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

許班之貴頃動前朝

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

熏灼四方賞賜無

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

師古曰上猶加也

今之後起

天所不饗什倍于前

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

廢先帝法度聽用

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

驕其

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刺舉之吏

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

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

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

榜箠瘠於炮烙

師古曰瘠

劉奉世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

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以火令罪人行

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瘠音千感反○蕭該音義

音彭日榜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

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福反

反

除白罪建治正吏

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

多

繫無辜掠立迫恐

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

至為人起責分利受

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生入

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

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孟康曰既盡也師古

明也

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

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

之卑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

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

私客

師古曰僇疾也音頻妙反又匹妙反

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

小相隨

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反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

不恒如鳥鳥之集

亂服共坐流湏嫖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

夜在路

師古曰閔免猶龜勉也遁流通也

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

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

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

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師古曰言常畏慎

今陛

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

年功緒

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

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

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

發如雨

師古曰言其多也

役百乾谿費疑驪山

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言勞

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宋

靡

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

敝天下

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

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

晉灼曰吁音吁吁大也○宋祁
曰姚本注未有廣大營表四字

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

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

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師古曰冗亦散

也餒餓也冗音人勇反餒音乃賄反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

師古曰畜讀曰蓄

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

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

鏡考已行

師古曰鏡謂鑑照之考校也

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與永言同

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

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
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
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
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
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
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

師古曰辟讀曰

僻屬精致政專心反道

師古曰反猶還也

絕羣小之私客免不

正之詔除

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嬖出之具

師古曰媼亦情字耳媼出情游也○宋祁曰姚克已復本媼作媼音又耦也蕭該音義媼作媼音侑

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

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

以防

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妾之舍也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

出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

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

減賦盡休力役

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

存恤振捄困乏

之人以弭遠方

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

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

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聯續也謂

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宋祁曰工端反當作工斷反

夙夜

孳孳婁省無怠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屢省屢自觀省也

舊愆畢改新德既

章

師古曰章明也

纖介之邪不復載心

○宋祁曰載當作惑

則赫赫大異

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

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就者言去

社

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

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

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

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

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

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師古曰展申也

每言事輒見荅禮

師古

曰加禮而荅之

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檇永令發去

師古

曰檇謂發動之音它歷反

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

晉灼

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

徵永為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

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

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
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
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
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
不遺易忘之臣

師古曰易忘言其
微賤不足記也

垂周文之聽下及窮

莛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
言責者盡其忠

師古曰謂
職當諫諍

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

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

師古曰言不為
諫官但郡守耳

當畢力遵

職養綏百姓而已

師古曰綏安也

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

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

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

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

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汲黯身外思內發

憤舒憂遺言李息

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

經曰雖爾身在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

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

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

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

天生蒸民不能相治

師古曰蒸衆也

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

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

仁恕恩及行葦

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

草木至賤無所殘傷

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

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

少蕃滋

師古曰庶衆也少古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符瑞並降以昭保右

師古

曰保安也右助也言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

湛酒荒淫

師古曰湛讀曰沈

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

小用事

師古曰逃遠也

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

著郵

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悖音布內反

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

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

耀光

師古曰茀與字同音步內反

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

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

此惟予宅

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

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

衰

師古曰中讀曰仲

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

孟康曰陽

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反

涉三七之節紀

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

今已涉向其節紀

遭无妄之卦運

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

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

直百六之災院

師古曰直當也

三難異科雜焉同會

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反雜焉總萃貌

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

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

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

重

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三朝之會

師古

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

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

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

積聚也

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

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

善懼不克濟

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

內則為深宮後庭

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

師古曰卒讀曰猝

北宮苑

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

師古曰閒讀曰開

徵舒崔杼

之亂

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

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

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師古

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

舉兵以火角為期

張晏曰以熒惑芒角為期

安

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臣永所以破膽寒心

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

師古曰萌謂事

之始生如草木之萌牙者也

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

師古曰易輕也

音弋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

師古曰媾

狎也黷汗也

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

悉出勿留動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

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

抑

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

之心

師古曰懷和也

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

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

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

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

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

屯卦九五爻辭

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師古曰洪範傳

之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師古曰易詁占之辭也詁即妖字耳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

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

師古曰共讀曰供無以供在上

之所求

慈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

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

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

○宋祁曰十五

姚本作

比年喪稼

師古曰比頻也

時過無宿麥

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

五十

秋種夏收

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

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

大異

故云宿麥

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

之時

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

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

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

師古曰墜

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

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掇之

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服音蒲

北反掇古救字

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哀公之辭也

言百姓不足君
安得獨足乎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太官導

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

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

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

師古曰
之往也

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

循行風俗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

二千石

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
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

敕勸耕桑毋奪農

時以慰綏元元之心

師古曰
綏安也

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

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

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

之姿也

師古曰
姿材也

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

師古曰
省視也

深畏

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

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

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

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

師古曰汎普
也音敷劍反

與杜欽杜鄴

畧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

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專

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永所居任職

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

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

商薨曲陽侯根為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

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

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

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

其求詳

師古曰詳悉也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

疏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

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

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

秋亦書而譏焉

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

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

周召則不然

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

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

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

師古曰分

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州郊

縣繆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

師古曰感音胡閤反

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

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

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

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

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

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

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

師古

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訢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廢

訢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

陳平共壹飯之簞而將相加驩

師古曰陳平用陸賈

說以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宋祁曰簞

景本作饌舊本作簞聲類曰饌字或作簞晉灼同聲類

簞即饌字蕭該音義曰今人不識簞逐易識作饌字耳

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

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

師古曰厭音一葉反

竊慕倉唐陸

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

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

音甚嘉其

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即商

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
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
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后帝母丁姬稱帝
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
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
后尤與政專權

師古曰與讀曰豫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

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
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

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應劭曰禽

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

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

用百里奚

師古曰解臣幸得奉直

秦以大治

卞和獻寶則足願之

師古曰解

臣幸得奉直

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

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

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

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宋祁曰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師古曰文母

晏本無國字

文王之妃太

姒也○劉奉世曰文母

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文王之母也何預太姒

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

所例反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

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

師古曰解並在前

漢興呂太后

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

晦

師古曰晦與暗同

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

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

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

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

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

故在於得

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

象也

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

聞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

坤以法地為土為母

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

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乃震是為不遵陰道也

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

曰是何言與

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

善閔

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

師古曰論

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間音居覓反

前大司馬新都侯

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

猶受封土

師古曰董宏也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

歸故郡

師古曰傳遷也

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

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

君國非功義所止

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

諸外

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

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

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

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

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

師古曰晡音烏感反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

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

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

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

師古曰尤

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

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

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

師古曰由從也邑於

邑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

師古曰逮及也鏡鑒

照也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也

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如淳曰在外而

賤舉錯有過失為主上所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鄴自謂傍觀而見之也疑
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傅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右世

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

師古曰右讀曰佑應謂應天戒而脩德政

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

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懼而修德解在五行志

大風暴過成王

怛然

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啓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

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

師古曰每事以皆攷於古昔

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上帝百神收

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師古曰嫌疑也

鄴未拜病卒鄴言

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

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

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

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

六書故因名云

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厯位列卿

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

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

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

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

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

職

指金火以求合

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可蕩之德未純冀音親已忘舊怨也

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師古曰諒信也

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

之矣

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前漢書卷八十五

前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谷永傳太常陽城侯劉慶忌○按慶忌陽城侯劉德之孫安民之子自宗正徙為太常

閭妻驕扇注師古曰閭嬖寵之族也○

臣召南

按毛詩

說豔妻即指褒姒此則另指一人蓋齊魯韓三家詩字句本有不同不可執毛詩以難三家也班婕妤亦曰哀褒閭之為郵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注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

臣召南

按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蓋今本之誤孔安國傳作先正是也其下文又曰乃
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即指此先正矣証以此傳尤明
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
安國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尚書者耶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胡三省曰申伯宣王之舅谷
永以之况王鳳也

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注如淳云云○劉奉世云云○胡

三省曰此時鳳盖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為之言
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

杜鄴傳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胡三省曰丞相御史
及車騎左右將軍也

扶陽侯韋育○按育韋元成孫寬子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注○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
母也所謂繫于子也何預太姒○胡三省曰劉說是
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

前漢書卷八十五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十一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平

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宋祁曰注文

也字當刪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

宣布德化周治
徧於四海也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

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祁曰循字疑是脩浙本作脩

求通達茂

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
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盛德之

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

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

祿勲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詔書又令光祿歲以

此科第郎從官故武遷為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
以此四行得舉之也

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

數負其課

師古曰以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

市畱夫求商捕辱顯家

師古曰求姓商名也

顯怒欲以吏事中商

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

武曰以

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

守召商為卒吏

○劉攽曰吏改作史

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

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

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

已師古曰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

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

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

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

師古曰言武仕

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

師古曰廉察也

聖

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

聖子賓客為羣盜得

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

繫廬江聖自以子

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

至京師

師古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

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師古曰造

至也音反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

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

先即學宮見諸生

師古曰即就也學宮學舍也

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

已廼見二千石以為常

師古曰常依次第也

○宋祁初

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

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

○劉敞曰廬江長史

按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為重而郡舉之也明

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爾時武奏事在郎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

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

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

酒酣見其兄

子

師古曰令出見顯等

曰此子揚州長史

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

材能驚

下未嘗省見

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拔也

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

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

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

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

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

歲中廬

江太守舉之

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

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

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

歲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

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

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

服虔曰行禮容拜也

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辟音闢

有司以為詭眾虛偽

師古曰詭違也

武坐左

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

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脩辟雍通三

公官

師古曰通開也謂更開置之

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師古曰就其所

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

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

汜鄉在琅邪不其

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汜音凡其音基哀

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曄之博望鄉為汜鄉侯

國

師古曰曄音昌牛反

增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

善

師古曰獎勸也進而勸之

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師古曰兩

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尊也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

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

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

然疾朋黨問文

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

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

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

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

斷獄與政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

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

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

今內史位卑

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

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

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

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

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

○宋祁曰監本有二復字按注宜有二復字越本無一復字

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

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

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

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

不篤

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

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

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孝聲不聞惡名流

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

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
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
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
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
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
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
發覺也復音扶目反○宋祁曰越本無莽字監本有
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宋祁曰浙左遷邑

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

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

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

辟丁傳

師古曰辟讀曰避

衆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

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

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

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今孝成孝哀比

世無嗣

師古曰比頻也

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

臣持權

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鍇去不字子據顏注刪之為允劉敞曰周禮

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異姓
正謂外戚爾恐不當去不字親疎相錯為國計便

師古曰錯

謂間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

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

皆免

師古曰風讀曰諷

武就國後莽寢盛為宰衡

師古曰寢漸也

陰誅

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

風指

師古曰風謂風采也指意也

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師古曰彭偉及杜公

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

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寃武者莽欲厭衆意

師古曰厭

滿也音一瞻反

令武子況嗣為侯謚武曰刺侯

師古曰刺音來葛反

莽篡

位免況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

門失闌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云屈蕩戶

之

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

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劉

敞曰南陵薄太后陵耳漢無南陵縣宋祁曰案地理志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為郡

復察廉為長

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

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
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
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

○劉敞曰加食邑多加字

嘉為人剛直

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

變動

師古曰匡正也
正其乖失者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

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材難謂有賢才者難得也與

讀曰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

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
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

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

師古曰命卿
命於天子者

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

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

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

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

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

師古曰言

梁孝王得免罪也

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

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

師古曰覆上音芳目反

逮捕不下

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稼反

會免亡命

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
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
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
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
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

師古曰更

亦變也

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

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盡

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

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

師古曰不敢操持羣下也

下材懷危內顧

師古曰常恐獲罪每

為私計也 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

師古曰易

亦輕也音弋豉反

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

上書章下

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

衆庶知其易危

師古曰言易可傾危

也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

師古

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益反

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

素奪也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

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為縱

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

遣使者賜金

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師古曰良善也良民吏善

治百姓者○宋祁曰愛其良民吏其字當刪

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

師古曰不

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

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

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

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忍臣子勿責以備

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

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

師古曰當寬恕

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

令發

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

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

無可使者

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也

召盭屋令尹逢拜為諫大

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

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

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

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

為逆

○宋祁曰弑當作殺字雖作殺讀以作弑

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

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

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

師古曰定謂改治也

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

師古曰掇讀曰剗剗削也削去

其名也剗音竹劣反

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

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

丞相御史

師古曰視讀曰示

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

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

并蒙恩

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

至今流言未解陛下

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延問

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

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

○宋祁曰言字

上當有對字

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

所分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

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

獨蒙其議

師古曰蒙被也

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

師古曰稱

副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須臾

師古曰迂逆也

所以不敢者思

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

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

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

反逆之謀

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

詛朕使侍盥伍宏等內侍案脉

師古曰案謂切診也

幾危社稷殆

莫甚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

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

席而坐

師古曰已解於上

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

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

以銷厭未萌之故

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

賴宗廟之

靈

○宋祁曰靈字上當有神字

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

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

其封賢為高

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

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

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師古曰虞書咎

繇暮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宋祁曰資暇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文帝謂丞相於事動必經年怪其遲桓溫曰萬機那得連耶此對真得書義近改為即離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誤從木傍也顏氏不知引孔注以證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

不知班顏自誤後人也

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

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辟民用僭慝

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

不信也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

者其國極危

○宋祁曰極字當作凶字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

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

至成康

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

自是以後縱心恣

欲法度陵遲

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頽替也

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

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

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

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

師古

曰忽忘也

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

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

師古曰言

不費用故蓄積也

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

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師古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

多不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

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

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

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師古曰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

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

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

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

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

國長榜死於獄

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

內譏朝廷安平

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

傳業陛下陛下在國

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

所以回心也

師古曰望為治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

緣綈繒而已

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

師古曰恭

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

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

師古

日惟思也

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

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

師古曰鄉讀曰

嚮

引王渠灌園池

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猶今御溝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

曰晉說是

使者護作

師古曰護監視也

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

病長安厨給祠具

師古曰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

如淳

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

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

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劉敞曰

予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傳太后稱永信宮而丁姬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

賢家有賓婚

及見親諸官並共

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

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

震動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

道路謹譁羣臣惶惑

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孟康

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

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苑

古苑字墮音火規反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

籌相驚

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

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

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

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

用彼相矣

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匡諫也

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

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

疑

師古曰鄉讀曰嚮

往者寵臣鄧通韓嫣

師古曰嫣音偃

驕貴失度逸

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師古曰卒終也

亂國亡軀不

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

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

師古曰寢漸也說讀曰悅

而愈愛賢

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

○劉奉世曰薨當作崩

上因託傅太

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

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

師古曰傳晏
傅商鄭業也

嘉封還詔

書

師古曰還謂卻
上之於天子也

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

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師古曰虞
書咎繇謨

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以居列位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

王者代天爵

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

陽其害疾自深

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
令天子身自有疾也

今聖體久不平

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

師古曰
單盡也

損至尊以寵之

師古曰言
上意傾惑

為下所
窺也

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

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

○宋祁曰惜越本作重

克已不

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

臣未嘗有流聞四方皆同怨之

○宋祁曰流字上或有此字

里諺曰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

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

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

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已解於上

皆陰侵陽之

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宋祁曰求當作受

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

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

師古曰罔

謂誣蔽也○宋祁曰驕字下當有主字

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

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之心以求福祐奈

何輕身肆意

師古曰肆放也

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

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

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

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

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忌諱

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

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

雲冤獄有飾辭

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

奏欲傳之長安

師古曰傳謂移

其獄也

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

許

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

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

內顧望操持兩心

師古曰操音千高反

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

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

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

脩聖王有計功除過

師古曰收采其功以免罪過也

臣竊為朝廷惜此

三人書奏上不能平

師古曰心怒也

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

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

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

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

一統萬類

○宋祁曰或無萬字劉奉世曰多萬字

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

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

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

師古曰錯置也

迷國罔上近由

君始將謂遠者何

師古曰近臣尚然則遠者固宜爾也

對狀

師古曰勅令具對也

嘉

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

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勲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

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

並廢咎由嘉生

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

嘉坐薦相等微

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

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

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

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

師古曰解在翟

方進傳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

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

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

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闕械裸躬就

咎

師古曰括結也
闕貫也裸露也

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

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

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

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

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

師古曰踵
由躡也

君侯宜引決

師古曰
令自殺

也使者危坐府門上

師古曰以
逼促嘉也

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

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

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

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

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

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
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
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
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
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
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

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叩天歎曰

師古曰叩讀曰仰

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

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宋祁曰而字當刪

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

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年誅國

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
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
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
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
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深博

宋

祁曰越本
作論議

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

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勲侍中甚見

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
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
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

○宋祁曰以外戚恩

澤侯表攷之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在綏和二年七月以傳喜傳攷之徙為大司空在明年正月恐不當云月餘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

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

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師古

日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諒信也闇默然也○宋祁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師古曰論語稱

曰注文默然然字當刪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

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

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

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師古曰比頻也

卒暴無漸

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師古曰牢堅也

相隨

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

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

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

師古曰溷音胡頓反

臣伏惟人情無子

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

師古曰取讀曰娶

孝成皇帝深見

天命燭知至德

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

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

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

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

師古

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

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

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

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

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

位為三公職在左右

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

不能盡忠補

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

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

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

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

○宋祁曰一本云成帝趙皇太后

而上祖

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

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

所子

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以為子也

及即位後

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

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

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

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

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

皇帝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

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

師古曰泠音零○劉敞曰按是時無郎中令

定陶

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

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

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

尺孕反

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官

又宜

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襃猶

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

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

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

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

○宋祁曰

共字下當
有皇字

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
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
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
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
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
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
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

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

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

祀

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宋祁曰泰當作太

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

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師古曰浸漸也

會有

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

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

以來久難卒變易

師古曰卒讀曰猝

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

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

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
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
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

宜下廷尉治事

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炆

欽上書

蘇林曰炆音桂

言丹經行無比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自近世大臣

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

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

師古曰厭音一瞻反

尚

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

師古

日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

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

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為當治

師古曰傳讀曰附

事以暴列乃復

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

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

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

暑失常變異婁臻

師古曰婁古屢字

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

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

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

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

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

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為縣名失之遠矣

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

師古曰共立此議也

以君之言

○宋祁曰言或作議

博考朝臣君乃希眾雷同外以為

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

夫比周之徒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虛偽壞化寢以成俗故屢以書

飭君

師古曰飭與敕同

幾君省過求已

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

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

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訇訇

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

焉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

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

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謖迷國

師古曰謖詐也音虛

袁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

永保國家之意

師古曰共讀曰恭

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

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

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

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

師古曰黃耆老

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考老人面
色不淨如垢也○宋祁曰注末也字一本作然
親傳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

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

師古曰識

者謂有識見之人也請音才性反

四方所瞻仰也

師古曰仰讀曰仰

唯陛下財

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

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目反

上從林

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

朱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后

○宋祁曰一本作太皇太后

丁后為

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

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

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

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

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麤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

○宋祁曰天下據姚本作天子

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

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

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

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

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

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

師古曰隳音火規反

諸

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

宋○

祁曰通鑑考異云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子武坐父為佞邪免不得至今此傳誤也

徵

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

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

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關

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

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

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廼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

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

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

考其禍福乃效于後

師古曰終以王莽篡

位董賢遇禍丁傳喪敗

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

戚

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

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

師古

曰蕢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一蕢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身沉沒也蕢音匱

受賞罰

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

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

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

賞罰也更音工衡反

危殆

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忤流俗則其身不安也

此古人所以難受

爵位者也

前漢書卷八十六

前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王嘉傳察廉為南陵丞注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

臣召南

按此注誤劉敞謂漢無南陵縣亦非也南陵屬京兆尹因薄太后陵得名地理志甚明至宣城非漢郡則宋祁已言之矣

武帝擢韓安國于徒中○胡三省曰按韓安國傳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當作景帝

亡教佚欲有國○按尚書作毋教佚欲有邦此所引伏生今文也邦字當以避高帝諱作國

注宋祁曰晉文帝謂丞相云云○

臣召南

按此指簡

文帝也刊本脫簡字耳

師丹傳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

臣召南按

哀帝紀帝以四月即位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封后父傅晏為孔鄉侯則封后父時后已正位中宮矣以外戚恩澤侯表核之陽安侯丁明及晏俱以四月壬

寅封在丙戌立后之前四十四日與此傳正合蓋帝紀係史文類叙不如表為確實也

郎中令泠褒○劉敞曰按是時無郎中令○胡三省曰令字衍文也

贊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云云○黃震曰班氏說未然也武嘉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一簣之足云師丹引經義開陳婉切彼董宏何人而以較勝負也賞罰何

足計哉君子惟論是非耳

前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謹案卷八十五第三十一頁前一行為主上所疑也刊本疑訛知據毛本改

卷八十六第十七頁後八行故不敢自劾刊本劾訛效据毛本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不任宰相之職刊本職訛識據監本改

考證第二頁前八行彼董宏何人刊本宏訛賢据傳文改

[illegible]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裴謙

謄錄監生 臣劉銓瑛